

他们走了,还在我们记忆深处

他们，爱人者动人

突遭车祸的郑州家政工

天堂里,幸福的憧憬在继续

□晚报记者 吴泳

又是一年清明,总有些微笑,平凡却让人难忘。“一遇到难事儿,他就用憨憨的笑脸来安慰我。”在郑务工的樊女士,悼念3月31日突然辞世的丈夫张庆涛时说。次日就要升职,正准备要孩子,日子正迎来更多的希望和阳光,25岁的小张,却在一起车祸中猝然离去。

张庆涛是郑州千千万万的家政工中,很普通的一位。在郑奋斗5年,他和年轻体贴的妻子刚建起了一个小家,他从一个基层工干到队长,他的实在肯干,得到了上级和工友的欣赏和尊重。4月1

日下午,当记者在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看到他血肉模糊的遗体时,再次想起他即将迎来的回报、荣誉和喜悦,而一切都在车轮下永远粉碎了。

两人结婚才1年多,小樊介绍,新婚后,丈夫工作更加拼命。每天6点多就往单位跑,夜里常常9点多才下班回家。存折上的数字在不断增加,小张经常和妻子筹划,啥时候就可以买房,啥时候就要孩子,啥时候就能腾出时间去读自考。小张很喜欢孩子,平时走在街上,看见别人的小孩,也要笑咪咪半天。今年,夫妻俩商量要个“奥运宝宝”。小樊回忆,3月30日,丈夫还说要带她去做孕检。

3月31日一早,因为刚涨了工资,张庆涛特别高兴。“老婆,明天我就升职去总部上班了!”当晚8时许,他在给妻子打电话时说。樊女士根本没有想到,电话里的这个喜讯,竟成了丈夫对她的诀别。早上拥抱的余温似乎还没散尽时,25岁的丈夫就突然倒在了血泊里。

25岁的张庆涛走了,那么多的希望、憧憬、喜悦和幸福,随即在车轮下粉碎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的家政工,但他的微笑、踏实和上进,却曾感动众多亲友、同事和陌生人。天堂里,应该没有车来车往。天堂里,梦想、奋斗和希望可以继续。

同一天去世的广州老人

有种爱叫相互厮守

世上同一天走了两个老人,天堂却因此多了一对厮守的人。

这一天,广东省中山市一位叫郑庆涛的老人,在告别人世的最后时分,依旧像近半个世纪里一直以来那样,恋恋地呼唤他的老妻:“嬷嬷,嬷嬷。”而仅仅半个小时后,他的“嬷嬷”不堪悲痛,也追随他离开了人世。

2007年5月13日,80岁的退休中学语文教师郑庆涛,病逝于中山市华宇乐颐养老院。同一天,他75岁的妻子刘雅丽,一位退休小学教师,因为目睹丈夫突然离世,心肌梗塞而逝。

这家颐老院从此不再有一个老人时常自言自语:“嬷嬷,嬷嬷,我爱你。”这位近年患上老年痴呆的退休教师,也不用再常常四下寻找

“嬷嬷”,有时找不到还会急得哭起来。

两人共相守了46年。

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末相识。两人于1961年结婚。没有婚礼,新房不过是一间寮皮屋,屋里只有一张床、锅碗瓢盆、一些衣服和一堆书。

这段婚姻此后历经贫穷与动乱,但在子女的记忆里,两人几乎没有吵过架。

因为一度工作调动频繁,他们几次辗转。女儿郑芝芝仍然记得小时候一次搬家的情景:一家人裹了被子碗筷,塞进两个箩筐。母亲挑着担子,一手牵孩子,一手牵着高度近视的父亲,在夜雨中泥泞前行。

有一阵子,包括各自的父母弟妹在内,夫

妻俩的工资要养活10多口人,饭桌上常年只有一碗青菜。偶尔有一碗好菜,夫妻俩就会互相喂着吃。据说,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。

两人总是形影不离,要是见不到刘雅丽,郑庆涛会在屋里团团转,叫着:“嬷嬷呢?”他这样叫了几十年,直到2005年家人不得不把他送进颐老院护理,他还是这样一边叫着,一边四下寻找老妻。他常常半夜睡不着,有时会起床叫醒对面房间的老人,要借手机给“嬷嬷”打电话。

他们留下一子一女。离世的第二天,子女将他们一起火化,合葬在中山濠头老家的后山。

从此,他再无需急急地叫着:“嬷嬷呢?”

这期版面特别留给逝者,在他们死后的第一个清明节,悼念他们的人生。

这里都是些普通的逝者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他们只能算作“小人物”,没有闻达,不曾风云,寻寻常常,从生一路走到死,虽然他们中有人曾被放到舆论的聚光灯下。

家政工张庆涛2008年3月31日突遭车祸辞世,妻子还记得他的微笑:“一遇到难事儿,他就用憨憨的笑脸来安慰我。”

2008年3月30日,8岁半的男孩,在西环道宋庄村的西湖花园内的铁摇椅上玩耍时,被摇椅夺走了生命,他的生命在冰冷的铁摇椅上戛然而止,如果摇椅是合格,也许他就能活命,但人生没有如果……

魏文华和李红霞,受检视的是他们的非正常死亡,遭忽略的则是他们的寻常人生。“被城管打死的人”、“被踩死的人”,这两张标签背后,我们要寻找和描述的,是怎样的两个具体可感的人……

这些逝者都再平常不过,却也各有各的故事,各有各的坚持,各有各的梦想,各有各的牵挂。

尽管这些故事也许都细小卑微,不值一提,但悼念他们,不为别的,只为他们寻常。他们身上,隐约闪着你的影子。他们叙述着的,是人生本来的况味,平淡、琐碎,没有轰动离奇、爱恨情仇,然而平实、绵长并且温暖。

我们将版面留给这些“小人物”,以这些或许同样要被遗忘的文字来描写他们,并非想使他们不朽,而只是因为,我们对生命怀有敬意,对人生怀有感动,对逝者怀有悲悯。

他们，罹难者伤人

公园摇椅夺去8岁半男孩的生命

如果摇椅是合格的……



□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/文 记者 王银廷/图

2008年3月30日15时30分许,一8岁半的男孩,在西环道宋庄村的西湖花园内的铁摇椅上玩耍时,身子突然卡在椅下,当时就造成颈椎骨折,头皮撕裂。大夫分析,孩子被卡后已当场身亡。

16时许,当记者赶到西环道宋庄村西湖花园12号楼西侧的健身园时,只见大夫正在一起抬那个巨大的健身摇椅,抬起几厘米后,把椅子下面的孩子拉了出来。大夫给孩子包扎头时,只见头部已经左右摇晃,大夫紧急抢救。现场指挥抢救的人说,孩子被卡的当时,脖颈骨已经当场

断开,窒息死亡了。

孩子的家长当场已经哭得昏迷过去,在抢救1个小时医生宣布孩子死亡时,孩子的奶奶还跪在地上,向天叩首保佑孙子快快醒来,现场围观者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事故原因一是因为铁摇椅不合格,椅踏板距离地面刚好把头卡死,如果大点小点就不会出事。二是因为孩子的家长没有尽到安全责任,民警称是意外死亡。就在孩子死去的一天内,孩子的父母抱着孩子,坐在现场一天一夜。

春运里被踩死的17岁女孩

她人生的花夭折在火车站

湖北省监利县薛桥村田间草丛里的这座坟,是李红霞17年人生的终点。春天一来,有人记起了她,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在博客上写道:“草长莺飞的季节,李红霞坟头上的青草也该冒芽了。”

这个梳着长发的女孩,在今年春运中被踩踏而死。她穿着花100多元买来的一身新衣裳,背着黑书包,在2008年2月1日这天,挤进广州火车站汹涌的人流中。这是她第一年外出打工,此刻急切盼望着回家。可当人们再次看到她时,她已被放在台阶上,“直直地躺着,身上都是血,鼻子、眼睛、耳朵里面都是,还有泥巴。”

3月25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,在全省抗灾救灾表彰会上特意提到了李红霞。他说:“此时此刻,我们尤其不能忘记,在广州火车站倒下的那个年轻鲜活的生命,对这个沉重的代价我们至今仍感到深深的歉疚和自责!大家记住这件事,这个人!”

这个人刚刚初二辍学,又没有地种,来到番禺一家钟表厂工作。她胆子有些小,姑父赵四川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,那个躲在人背后不敢出来的小丫头怯生生的。只有当熟悉了以



后,她才会和这些大人们“打成一片”。大家都说她是“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,我们都很喜欢她”。

李红霞的生活如此简单:住在姑父姑母租来的房子里,除了工作时间,晚上还要经常加班。她还没来得及谈场恋爱,在亲人印象里,甚至连个要好些的男孩子都没有。这个扎一条长辫子的女孩,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,却从来不舍得买什么化妆品。除了吃饭的开销,她每个月主要的花费,就是50元钱的短信费。手机是姑父送的,银白色,已经用了6年多,老

得叫不出牌子来。

她爱笑,蹦蹦跳跳走路,喜欢哼唧歌儿,但一句“hello”之后,就是一串别人听不清的歌词。偶尔,红霞也喜欢模仿一下MTV里的动作,但多半是在没什么人的时候。

家里人对她有个更亲切的称呼:“小娥。”即使回家路途遥远,又碰上几十年不遇的大雪,都没能阻止小娥回家的念头。为了准备这一件大事,她“花了大钱”。先是花50多元钱买了件新棉袄,鲜艳的大红色,超短,是那种“中看不中用”型的。后来又花40多元钱买了条裤子,花30元买了双白色的皮鞋。

这样刻意打扮后,她踏上回家的路。此前,她早就一遍遍想象着,回到家里把生平第一次打工赚来的钱递给家人时的情景。她也早盘算好了:“给奶奶100,给姥姥100。”她挺乐呵,去车站的路上,唱了一路的歌。当晚7时许,李红霞准备挤火车了,她在电话里跟家里人打好招呼:“挤上火车后再联系。”

挂掉电话后,她瘦小的身子,带着她17年人生所有的鲜活和美好,一并消失在汹涌的人流里。

FOREVER MEMORY